臣事一

蘇潁濱

唐順之曰此篇議論其有益于人主

以下論重臣權臣心術始盡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相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于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大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内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巳之權而

說盡權臣情狀嘗季孫宿田常皆是如此而安字爲爭字不可移易

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于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斂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于其側爵祿慶賞己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恩刀鋸斧鉞己得以參其輕重而不可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

[illegible]

重臣必輔人主開言路

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子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于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

人主不辨以重臣為權臣以權臣為重臣則必害天下

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人主所以不樂重臣只緣把做權剛臣看了景帝惡周亞夫正如此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于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以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

言政本宜重

此引重臣爲証

爲天下宜有以養其無窮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于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于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

此語可破人主之疑

時通幾至于必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卑

居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于天下

哉

此段提倫者有天下者當求盡其無窮之才

臣事二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庶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居處之以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漑之使之日親于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

發一神字甚佳

是氣也二句用不測中籥

此段提氣字自物漸說到人上言當何以盡其才也下入緊忌

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梏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畜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日晝之所爲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

老泉只獨舉武帝太宗二君是爲下用武臣張本

收得妙

次公見時事如此故發此議論

皆是氣之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惟能用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彊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辨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用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戎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良才良將以屬之兵

呂祖謙曰安
不忘危老成
有間不以爲過

此文本意

照前精華果
銳之氣
米帖事如此
安得不可趨

而終二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
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
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
未知誰可任以爲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
于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于爲將責之以難事彊
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
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
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
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
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

復武舉重武臣所謂叩且歟而迎且作以求盡其才處

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安然則推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貞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李于鱗曰憑虛架空發出一種神氣之說新致巧心

臣事八

蘇潁濱

顧[illegible]成臣此冢因[illegible][illegible]偎習高皃而然一人然忠效必故發此論當時爲不可則之恩以救今日之弊而引唐事以實六非鑿空偏見處策之妙者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于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于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于人者固役于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

此論權利可以役使人

此論天子之權利能使人效死正見當

收歛意

以刳貸鄉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于鄉黨刺客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

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危至而不懼難生而不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

待爵祿爲利祿而效忠若其忠必不誠此又其事之所當知也

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横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儂智高反廣南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官吏無一人能死其職者大吏擁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横行于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于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陞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羣拔

王鏊曰親諸此論亦爲宋時有激耳國家懸爵祿以待士而不得一士之振亦何貴于士哉且以法求之人反以吾法相邀而奴法又當何如也若爵祿之當其人則法也望矣

數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于天子而特寵貴之翺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于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滋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

正齋曰無法二字與上法不只邀人相應所謂用不測之恩若也

不得不從而予之矣知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于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其而考足

曰設法以邀之無以足事衆歸諸今意

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與苟可與者則亦與之也（此言欲救今日之弊當務爲不可測之恩一篇主意）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于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

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按宋室待士甚厚而士往往負其上嘗竊嘆之是策謂考舉之法若以爲故事人臣終身取天子之爵祿而不德其上自今宜令一二大臣詳擇其可否而遷置之無拘考舉如此乃能收天子之權利歸之于上於乎非清忠公亮之大臣亦奚可耶

臣事八

錢谷曰子由諸策引首處皆以空虛淡宕之辭含有餘不盡之意字字婣娜讀之使人洒洒洋洋不覺兩腋風生

臣事九 近任

蘇潁濱

臣聞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于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盖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

說後世繆處兩段皆有引

唐荆川曰說兩遍不犯重

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于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矣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于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于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

此法誠不便

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于南者必置于此生于東者必役于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楊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于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敝于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于他鄉其心常胥胥而不舒數日求

又引上古今之制以下最意上言其

去而不肯處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坐于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黨雖數百里之外亦輙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于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

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
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
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于國矣而特
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

折辯得有理

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
十里數十里之中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
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
後用哉臣愚以爲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
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好則雖非其鄉里而亦

區畫分明甚

不可有所苟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使毋之國豈必

多置節目以防其繁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唐荊川曰此篇轉折最多

又曰血脉貫串辭意妥貼

民政一

蘇潁濱

張四維曰潁濱之文多本六經若此策考之詩而道其上下相與之際以為王道之成本歸之漢人故舉三老嗇夫之設能得倫治之要

臣聞王道之至于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于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于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于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于民之自喜此與東坡敦教化兼同意而成于民之相愛而三王之所以求之于民者其初始于力田而其精極于孝弟廉耻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耻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于民其

此提說王道之成在民之自喜而相愛也

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于民之不自喜于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于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耻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共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彊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于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于工商之利而不喜于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于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趫超之心而閨門之内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于下是故士大夫之

此觀自古之善文而能以詩詞以於細味於劉向諸疏而下惟曾子固蘇子由耳

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切觀三代之遺文至于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illegible]衍微婉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右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莒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其利姑于力田此精極于孝悌廉恥之際若如此打博前意極婉洞

安出王意深透人情利肯之論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于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志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狠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于詩云爾眞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于所樂而悅于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似競（此句篇中一意含上三老嗇夫）今行于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

孝悌應相受
力田應自喜

此段言當用
漢故事詔三
老嗇夫以爲
其所與競者
則民可以自

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所狎習
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祖背
受笞于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
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也惟
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
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
今可使推擇民之孝弟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
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
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須致禮焉以風天下使慕
悅其事使民皆有愧耻無勉彊不服之心今不從民

真示於桃変矣
得其正意

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于下矣

錢谷曰王道之成也成于民之自喜而相愛也故聖人重之然其机不在于上之人而在于下之所與競者從其所與競者而先之王道之成也不難矣

立意婉曲文亦敷腴舉業之利用也

何孟春曰此书文体在論與奏議之間

言先王養生有方從原道中变化來

民政三

蘇潁濱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與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于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絶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爲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于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于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于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于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

言先王遺俗有禮

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于僥倖之福而力行于可信之事先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可安恤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于廟小者于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于其前而享其報也至于後世則不然民怠于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于鬼神冥寞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

蕉谿曰收拾前面許多議論

後漢唐之際伏此

此段自歐公本論变化出

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于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于中國縱橫放肆其尊富貴盛擬于王者而其徒黨遍于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于天下之民而中国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于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于民者甚侈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

未

錢谷曰了由文章衍意在此數行

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本皆出乎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于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本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本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貧富貴賤皆出于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収長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

又曰此策指言佛老之當去世言蘇氏溺于佛誤矣

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于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凶荒不祥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于佛老臣愚以爲嚴賞罰勑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後退之原道中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其意止如此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而佛老之説未去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 國家卑而欲減損其徒日朘月削

疊谷曰稍低簡說便成結案

將至于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于見奪而且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伯子曰此策言人之悅佛老者悅其養生報死之術今欲去之在詳賞罰而使不得惑其生謹祭祀而使不得制其死亦本論也

五意開口首句含一篇綱領

提起當先明情意下分疏

見意本態非予求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于天下之情不先明于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方爲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者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

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繼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于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鬭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怨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其用而不傷其心也自好爲名高至不傷其心言君子之情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于西將取其右而聲之于左古

茅坤曰以虛語當實事只此十數段作過脈語何其通串何其輕提

敘四樣情事法同文法各變

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旣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旣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

此二層說無以
然

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
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
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
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
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
也人之將欲爲此舉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于其
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
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
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
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

人見其初而求其終闚其勢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

于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

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

豈其能無意于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

以有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自天下之姦雄至不敢進言小人之情也）臣欲

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

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此總結上人主辨君子小人之情乃為至明）

姜寶曰此策文乃先秦文字子瞻自謂子由文過于

予其亦有見于此乎必讀得韓非子熟方知此文

之佳

君術第四

蘇潁濱

此篇言古皆以竟馭臣之得而後世猜臣之失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欣然相得而無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于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于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忌之憂君不敢以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不相信上下相顧鰓鰓然而不能以自

四句文之綱

前只說至嚴一邊此下以至易對說是主客之法

安而尚何暇及于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其敝在于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首至此論古今一遍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其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于後世之君此中一節又論古今一遍然首段是暗說起中段是指其實而論有虛有實自不重疊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于其上而以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

此節再以古今說比前較實

唐荊川曰與東坡策略五意同而彼說則穩矣

文思疎宕能豁人胸臆

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
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于如此夫
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于庶民其爲奸安可窮
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
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知詐巧僞之術則天下
之衆固必有過于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
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
之知將有以出其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
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
至易此一段文之目有綱有目故不見其重疊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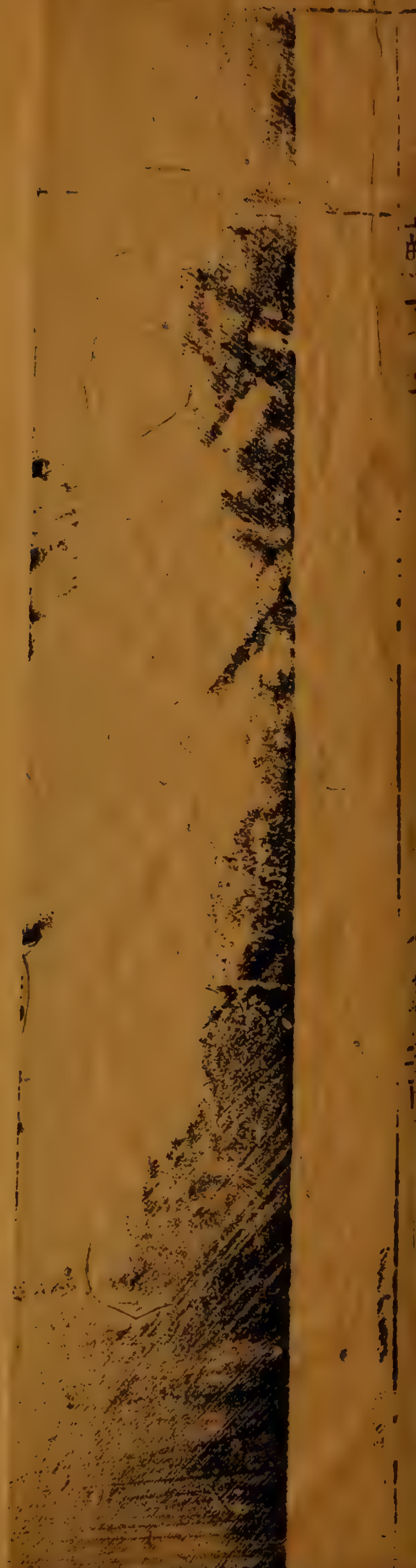
此節發明所謂至寬至險若意歸重至嚴邊

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欣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于其中有所愧耻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眦睚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律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日肆令之所嘗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輙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頽靡潰

大意

遁之風至喻而君臣無猜防違道之慮夫惟能遏其君臣之忻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乎此者也

熙寧元豐間患在急攻利而御下多猜疑故子由之說欲以至誠寬和爲御下之道然其又有主客與長公無沮善篇同一格局



黃洪憲曰一直說下明淨如洗

上之人不可自處太高諷論劉公之意頗切

說伯夷一段甚是服人

上劉長安書

蘇潁濱

轍聞之物之所受于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違然有所不合于世俗蓋猛虎處于深山向風長嘯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于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植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大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蓋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

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歟與其病而後
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
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
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
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辨若訥大巧若

拙 文氣閑雅逸

拙而者懼天下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
巧乘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辨此又非獨善保身也
亦非可以使天下之不吾忌以其道可長久也今夫
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于此有所不足則于彼有
所長于此有所蔽則于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又聞轍

論俊之意

事之風明俊雄辨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于前者莫不樹標而自入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盖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于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上劉長安

謙齋曰用意清虗筆力良活其論夫子之仕諸子之不仕俱見道語

唐荊川曰此蘇家理勝文字

叙事十分細密

齊州閔子廟記

蘇潁濱轍

歷城之東、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士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十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惟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乎、是鳩工爲祠堂、且使春秋脩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

此篇問設答此法他人言此亦是一法

不俟多言者詞可掬

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于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曾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汚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深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懾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

出脫得妍不啻美三子不既倒諸子大有十餘

不足以紓其害矣夫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曾獨居之男子吾于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茅坤曰太似李太伯袁州學記然李太伯尚平正明白頴濱此記文字纖巧

文選